




莎士比亚
全集

6

朱生豪等译
新世纪出版社

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朱生豪等译
新世纪出版社

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6

责任编辑:符绩才 刘永光 鲁 倩
封面设计:郭天民
责任技编:陈垂涛 王建慧 宋深和

莎士比亚全集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0.25印张 2,960,000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405-1464-7/1·169

定价(全六册):1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六卷目录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屈拉	1
辛白林	107
泰尔亲王配力克斯	213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	293
鲁克丽丝受辱记	353
十四行诗	435
情女怨	527
爱情礼赞	541
乐曲杂咏	551
凤凰与斑鸠	559

故事梗概

罗马大将玛克·安东尼狂恋埃及女王克莉奥佩屈拉，久久缱绻于女王宫中不问世事。安东尼之妻富尔薇霞先向卢歇斯开战，后又与卢歇斯合力抵抗该撒进攻终告失败，富尔薇霞战死沙场。安东尼惊闻妻死，顿时意识到千万种祸事在他沉迷女色中发生，而且邦贝已向该撒挑战，安东尼不愿邦贝势力扩张，决定返回罗马给予军事援助。

安东尼回罗马后，克莉奥佩屈拉每日派人送去情书。该撒争取到安东尼和勒必特斯力量共同对付邦贝。为了巩固与安东尼的联盟，该撒将妹妹奥克泰薇霞嫁给安东尼为妻。安东尼的再婚使克莉奥佩屈拉处于无边绝望之中。

与邦贝的战事经过外交谈判解决后，该撒不久便打破了“该撒——安东尼——勒必特斯”联合体，以勒必特斯通敌邦贝为由将其逮捕，这自然危及到安东尼。安东尼召集军队决定与该撒海战。安东尼之妻奥克泰薇霞去见该撒，企图平息战事，但没有结果。

克莉奥佩屈拉与情人安东尼一道上战场并肩战斗，却在该撒与安东尼双方鏖战之际，带领她的海上军队溜之大吉，安东尼竟也鬼使神差地跟着离开战场。安东尼的军队立时土崩瓦解。

曾经叱咤风云的安东尼只得向该撒俯首乞怜，但该撒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并说若是女王将他逐出埃及或杀死，倒是可以考虑她的要求。

安东尼不堪如此轻慢，以为女王接受了该撒的条件，大骂克莉

奥佩屈拉水性杨花。但克莉奥佩屈拉一番真诚的表白，促使安东尼横下心来同该撒再决雌雄。安东尼激励将士翌日英勇战斗，但他的高级将领伊诺巴勃斯竟背叛他投奔该撒，他的侍从也来报告说该撒知晓他的军情，他以为是克莉奥佩屈拉告密，因而对她无比痛恨。

克莉奥佩屈拉派侍女向安东尼谎称已自杀以示忠诚，实则躺于陵墓等待安东尼悔悟。安东尼悲痛欲绝，便决定追随女王而去，伏剑倒地，奄奄一息。

安东尼由众人抬至陵墓内的情人身旁，那无力的身躯承载着坚强的灵魂，将最后一吻映在情人唇上。

克莉奥佩屈拉深知荣誉和生命难以两全，她像大理石一样坚定，让尼罗河的毒蛇咬噬酥胸，英勇地追随情夫安东尼而去。

安东尼和克莉奥佩屈拉同穴而葬。世上再无第二座坟墓怀抱这样一对著名的情侣。

剧中人物

玛克·安东尼

奥克泰维斯·该撒

哀密力斯·勒必特斯

} 罗马三执政

塞克思脱斯·邦贝厄斯

陀密息斯·伊诺巴勒斯

文替狄斯

埃洛斯

史该勒斯

特西塔斯

第米屈律斯

腓罗

} 安东尼部下将佐

末西那斯

阿格力巴

陀拉裴拉

普洛邱累厄斯

} 该撒部下将佐

赛琉斯

盖勒斯

茂那斯

美尼克拉底斯

} 邦贝部下将佐

伐律斯

滔勒斯 该撒副将

坎尼狄斯 安东尼副将

西律斯 文替狄斯属下裨将

攸弗洛涅斯 安东尼遣往该撒处的使者

哀勒克萨斯

玛狄恩

瑟琉格斯

狄奥美第斯

克莉奥佩屈拉的侍从

预言者

小丑

克莉奥佩屈拉 埃及女王

奥克泰薇霞 该撒之妹, 安东尼之妻

夏媚烟

依籁丝

克莉奥佩屈拉的侍女

将佐、兵士、使者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罗马帝国各部

第 一 幕

第一场 亚力山特里亚；克莉奥佩屈拉宫中一室

(第米屈律斯及腓罗上。)

腓罗 嘿，咱们主帅这样迷恋，真太不成话啦。从前他指挥大军的时候，他的英勇眼睛像天上的火星^①一样发出棱棱的威光，现在却如醉如痴地仅是盯在一张黄褐色的脸上。他的大将的雄心曾经在激烈的鏖战里涨断了胸前的扣带，现在却失掉一切的常态，甘愿做一具风扇，煽凉一个吉卜赛女人的欲焰。瞧！他们来了。

(喇叭奏花腔。安东尼及克莉奥佩屈拉率扈从上；太监掌扇随侍。)

腓罗 留心看着，你就可以知道他本来是这世界上三大柱石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娼妇的弄人了，瞧吧。

克莉奥佩屈拉 要是那真的是爱，告诉我多么深。

玛克·安东尼 可以量深浅的爱是贫乏的。

克莉奥佩屈拉 我要立一个界限，知道你能够爱我到怎么一个极度。

玛克·安东尼 那么你必须发现新的天地。

(一侍从上。)

侍从 禀将军，罗马有信来了。

玛克·安东尼 讨厌！简简单单告诉我什么事。

克莉奥佩屈拉 不，听听他们怎么说吧，安东尼。富尔薇霞也许在生气了；也许谁知道那乳臭未干的该撒不会降下一道尊严的

① Plated Mars 全身盔甲的玛斯

谕令来，吩咐你说，“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征服这个国家，清除那个国家；照我的话执行，否则就要处你一个违抗命令的罪名。”

玛克·安东尼 怎么，我爱！

克莉奥佩屈拉 也许！不，那是非常可能的；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该撒已经把你免职；所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安东尼。富尔薇霞签发的传票呢？我应该说是该撒的？还是他们两人的？叫那送信的人进来。我用埃及女王的身分起誓，你在脸红了，安东尼；你那满脸的热血是你对该撒所表示的敬礼；否则就是因为长舌的富尔薇霞把你骂得不好意思。叫那送信的人进来！

玛克·安东尼 让罗马融化在蒂勃河^①的流水里，让广袤的帝国的高大的拱门倒塌吧！这儿是我的生存的空间。纷纷列国，不过是一堆堆泥土；粪秽的大地养育着人类，也养育着禽兽；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拥抱之中，（抱克莉奥佩屈拉）这儿是我的永远的归宿；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卓立无比的。

克莉奥佩屈拉 巧妙的谎话！他既然不爱富尔薇霞，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我还是假作痴呆吧；安东尼就会回复他的本色的。

玛克·安东尼 没有克莉奥佩屈拉鼓起他的活力，安东尼就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人。可是看在爱神和她的温馨的时辰分上，让我们不要把大好的光阴在口角争吵之中蹉跎过去；从现在起，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要让它充满了欢乐。今晚我们怎样玩？

克莉奥佩屈拉 接见罗马的使者。

玛克·安东尼 噁哟，淘气的女王！你生气，你笑，你哭，都是那么可爱；每一种情绪在你的身上都充分表现出它的动人的美妙。我不要接见什么使者，只要和你在一起；今晚让我们两人到市

^① Tiber, 今译台伯河。

街上去逛逛，察看察看民间的情况。来，我的女王；你昨晚就有这样一个愿望的。不要对我们说话。（安东尼、克莉奥佩屈拉及扈从同下。）

第米屈律斯 安东尼会这样藐视该撒吗？

腓罗 先生，有时候他不是安东尼，他的一言一动，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的品格。

第米屈律斯 那些在罗马造谣言的小人，把他说得怎样怎样不堪，想不到他竟会证实他们的话；可是我希望他明天能够改变他的态度。再会！（各下。）

第二场 同前；另一室

（夏媚烟、依籁丝、哀勒克萨斯及一预言者上。）

夏媚烟 哀勒克萨斯大人，可爱的哀勒克萨斯，什么都是顶好的哀勒克萨斯，顶顶顶好的哀勒克萨斯，你在娘娘面前竭力推荐的那个算命的呢？（我倒很想知道我的丈夫，你不是说他会在他角上挂起花圈吗？）

哀勒克萨斯 预言者！

预言者 您有什么吩咐？

夏媚烟 就是他吗？先生，你能够预知未来吗？

预言者 在造化的无穷尽的神籍中，我曾经涉猎一二。

哀勒克萨斯 把你的手让他相相看。

（伊诺巴勒斯上。）

伊诺巴勒斯 筵席赶快送进去；为克莉奥佩屈拉祝饮的酒要多一些。

夏媚烟 好先生，给我一些好运气。

预言者 我不能制造命运，只能预知休咎。

夏媚烟 那么请你替我算出一注好运气来。

预言者 你将来要比现在更娇美。

夏媚烟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皮肤会养得白嫩一些。

哀勒克萨斯 不，你老了可以搽粉的。

夏媚烟 千万不要长起皱纹来才好！

哀勒克萨斯 不要打扰他的预言；留心听着。

夏媚烟 嘘！

预言者 你将要爱别人甚于被别人所爱。

夏媚烟 那还不如喝酒痛快。^①

哀勒克萨斯 不，听他说。

夏媚烟 好，现在可给我算出一此非常好的命运来吧！让我在一个上午嫁了三个国王，再让他们一个个死掉；让我在五十岁生了一个孩子，犹太的希律王都要向他鞠躬致敬；让我嫁给奥克泰维斯、该撒，和娘娘做一个并肩的人。

预言者 你将要比你的女主人活得长久。

夏媚烟 啊，好极了！多活几天总是好的。

预言者 你的前半生的命运胜过后半生的命运。

夏媚烟 那么大概我的孩子们都是没出息的；请问我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

预言者 要是你的每一个愿望都会怀胎受孕，你可以有一百万个儿女。

夏媚烟 啐，呆子！妖言惑众，恕你无罪。

哀勒克萨斯 你以为除了你的枕席以外，谁也不知道你在转些什么念头。

夏媚烟 来，来，替依籁丝也算个命。

哀勒克萨斯 我们大家都要算个命。

伊诺巴勒斯 我知道我们今晚的命运，是喝得烂醉上床。

依籁丝 这一只手掌即使看不出别的什么来，至少可以表明一个贞洁的性格。

夏媚烟 正像泛滥的尼罗河可以预兆旱灾一样。

依籁丝 去，你这浪蹄子，你又不会算命。

① I had rather heat my liver with drinking 那我倒宁愿让酒来烫热我的心。

夏媚烟 嗷哟，要是一只滑腻的手掌不是多子的征兆，那么我连自己的耳朵也不会搔了。请你告诉她一个平平常常的命运。

预言者 你们的命运都差不多。

依籁丝 怎么？怎么？一桩一桩告诉我^①。

预言者 我已经说过了。

依籁丝 难道我的命运一寸一分也没有强过她的地方吗？

夏媚烟 好，要是你的命运比我强过一寸，你愿意强在什么地方？

依籁丝 不是在我丈夫的鼻子上。

夏媚烟 愿上天改变我们邪恶的思想！哀勒克萨斯，——来，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啊！让他娶一个不能怀孕的女人，亲爱的爱昔斯^②女神，我求求你；让他第一个妻子死了，再娶一个更坏的；让他娶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不如一个，直到最坏的一个满脸笑容地送他戴着五十顶绿头巾下了坟墓！好爱昔斯女神，你可以拒绝我其他更重要的请求，可是千万听从我这一个祷告；好爱昔斯，我求求你！

依籁丝 阿们。亲爱的女神，俯听我们下民的祷告吧！因为正像看见一个漂亮的男人娶到了一个淫荡的妻子，可以叫人心碎一样，看见一个奸恶的坏人有一个不偷汉子的老婆；也是会使人大失所望的；所以亲爱的爱昔斯，给他应得的命运吧！

夏媚烟 阿们。

哀勒克萨斯 瞧，瞧！要是她们有权力使我做一个忘八，就是叫她们当婊子，她们也会干的。

伊诺巴勒斯 嘘！安东尼来了。

夏媚烟 不是他，是娘娘。

（克莉奥佩屈拉上。）

克莉奥佩屈拉 你们看见主上吗？

伊诺巴勒斯 没有，娘娘。

① But how, but how? give me particulars.

怎么差不多？怎么差不多？请细细说来。

② [原注] 爱昔斯(Isis), 埃及神话中司丰饶蕃殖的女神。

克莉奥佩屈拉 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

夏媚烟 不，娘娘。

克莉奥佩屈拉 他本来高高兴兴的，忽然一下子又触动了他的思念罗马的心。伊诺巴勃斯！

伊诺巴勃斯 娘娘！

克莉奥佩屈拉 你去找找他，把他带到这儿来。哀勒克萨斯呢？

哀勒克萨斯 有，娘娘有什么吩咐？主上来了。

（安东尼偕一使者及侍从等上。）

克莉奥佩屈拉 我不要见他；跟我去。（克莉奥佩屈拉、伊籁丝、哀勒克萨斯、依诺巴勃斯、夏媚烟、预言者及侍从等同下。）

使者 你的妻子富尔薇霞第一个上战场。

玛克·安东尼 向我的兄弟琉息斯开战吗？

使者 是，可是那次战事很快就结束了，当时形势的变化，使他们捐嫌修好，合力反抗该撒的攻击；在初次交锋的时候，该撒就得到胜利，把他们驱出了意大利境外。

玛克·安东尼 好，还有什么最坏的消息？

使者 人们因为不爱听恶消息，往往会连带憎恨那报告恶消息的人。

玛克·安东尼 只有愚人和懦夫才会这样。说吧；已经过去的事，我决不再介意。谁告诉我真话，即使他的话里藏着死亡，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他。

使者 拉卞纳斯——这是很刺耳的消息——已经带着他的巴底亚军队^①长驱直进，越过亚洲境界；沿着攸弗拉底斯河^②岸，他的胜利的旌旗从叙利亚招展到力第亚^③和爱奥尼亚；可是——

玛克·安东尼 可是安东尼却无所事事，你的意思是这样说。

使者 啊，将军！

玛克·安东尼 直接痛快地把一般人怎么批评我的话告诉我，不要

① Parthian 今译帕提亚(人)的，即安息(人)的

② Euphrates 今译幼发拉底河

③ Lydia 今译吕底亚，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国家。

吞吞吐吐地怕什么忌讳；罗马人怎样称呼克莉奥佩屈拉，你也怎样称呼她；富尔薇霞怎样责骂我，你也怎样责骂我；尽管放胆指斥我的过失，无论它是情真罪当的，或者不过是恶意的讥弹。啊！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反躬自省，平心静气地拔除我们内心的莠草，耕垦我们荒芜的德性。你且暂时退下。

侍者 遵命。（下。）

玛克·安东尼 喂！从西西昂来的人呢？

侍从甲 有没有从西西昂来的人？

侍从乙 他在等候着您的旨意。

玛克·安东尼 叫他进来。我必须挣断这副坚强的埃及镣铐，否则我将在沉迷中丧失自己了。

（另一使者上。）

玛克·安东尼 你是什么人？

使者乙 你的妻子富尔薇霞死了。

玛克·安东尼 她死在什么地方？

使者乙 在西西昂。她的抱病的经过，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都在这封信里。（呈上书信。）

玛克·安东尼 下去。（使者乙下）一个伟大的灵魂去了！我曾经盼望她死；我们一时间的憎嫌，往往引起过后的追悔；眼前的欢愉冷淡了下来，便会变成悲哀；因为她死了，我才感念到她生前的好处，喜怒爱恶，都只在一转手之间。我必须割断情丝，离开这个迷人的女王；千万种我所意料不到的祸事就在我的怠惰之中萌蘖生长。喂！伊诺巴勃斯！

（伊诺巴勃斯重上。）

伊诺巴勃斯 主帅有什么吩咐？

玛克·安东尼 我必须赶快离开这儿。

伊诺巴勃斯 喂哟，那么我们那些娘儿们一个个都要活不成啦。

我们知道一件无情的举动会多么刺伤了她们的心；要是她们让我们走了，她们一定会死的。

玛克·安东尼 我非去不可。

伊诺巴勃斯 要是果然有逼不得已的原因，那么就让她们死了吧；

好端端把她们丢了，未免可惜，虽然在一个重大的理由之下，只好把她们置之不顾。克莉奥佩屈拉只要略微听到了这一个风声，就会当场死去；我曾经看见她为了一点点的细事死过二十次。我想死神倒也是一个懂得怜香惜玉的多情种子，她总是死得那么容易。

玛克·安东尼 她的狡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伊诺巴勒斯 唉！主帅，不，她的感情完全是从最纯洁微妙的爱心里提炼出来的。我们不能用风雨形容她的叹息和眼泪；它们是历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狂风暴雨。这决不是她的狡狴，否则她就跟乔武一样有驱风召雨的神力了。

玛克·安东尼 但愿我从来没有看见她！

伊诺巴勒斯 啊，主帅，那您就要错过了一件神奇的杰作；失去这样的眼福，您的壮游也会大大地减色的。

玛克·安东尼 富尔薇霞死了。

伊诺巴勒斯 主帅？

玛克·安东尼 富尔薇霞死了。

伊诺巴勒斯 富尔薇霞！

玛克·安东尼 死了。

伊诺巴勒斯 啊，主帅，快向天神举行一次感谢的献祭吧。旧衣服破了，裁缝会替人重做新的；一个妻子死了，天神也早给他另外注定一段姻缘。要是世上除了富尔薇霞以外，再没有别的女人，那么您确是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听见了这样的噩耗，也的确应该痛哭流涕；可是在这一段不幸之上，却有莫大的安慰；旧裙换了新裙，旧人换了新人；要是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恩情，必须洒几滴眼泪的话，尽可以借重洋葱的力量的。

玛克·安东尼 我不能不去料理料理她在国内的未了之事。

伊诺巴勒斯 您在这儿也有未了之事，不能抛开不管；尤其是克利奥佩屈拉的事情，她一刻也少不了您。

玛克·安东尼 不要一味打趣。把我的决心传谕我的部下。我要去向女王告知我们必须立刻出发的原因，请她放我们远走。